



# 丹心不改织经纬 风骨长存励后贤

——深切缅怀中国工程院院士、大生集团企业院士工作站院士姚穆

□漆颖斌

2月19日,惊闻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纺织材料领域的泰斗姚穆先生与世长辞,心情无比沉痛。2月23日,赴西安参加姚穆院士遗体告别仪式,瞻仰其遗容,往昔之事纷纷浮现眼前。

躬耕纺织行业七十余载,姚穆院士可谓见证了我国纺织工业的崛起,如今,中国纺织工业已跻身世界前列,其中凝聚着他毕生的智慧与汗水。作为中国纺织的“常青藤”,大生集团的改革发展历程也深受姚穆院士的影响。姚穆院士与大生的缘分,深厚而绵长。他年少时学在大生,从纺织之乡走向西北,多年来始终心系大生,担任大生纺织技术首席顾问,后又为大生企业院士工作站院士,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技雷锋”精神,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帮助大生在关键技术领域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解决了诸多制约生产的瓶颈问题,引领大生不断做强做优做大。

## 逆境求索： 从大生纱厂走出的工程院院士

1930年,姚穆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唐闸镇,1935年,随母亲到北平居住。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北平沦陷,一家人被迫踏上逃亡之路。1942年,全家辗转回到唐闸,受大生纱厂资助,姚穆进入私立敬儒实业中学初中部

就读。1948年,从江苏省立南通中学高中毕业,考入建在大生纱厂内的南通学院纺织科纺织工程系。战火纷飞的年代,姚穆在颠沛流离中目睹了民族工业的凋敝,在纺织机轰鸣的大生纱厂里埋下了“纺织报国”的种子,从此与纺织行业结下不解之缘。两年后毅然响应国家号召,转学至西北工学院纺织系。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姚穆的求学之路充满坎坷,但即使身处逆境也从未停步,始终穷其心智孜孜以求。195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扎根西北,将毕生心血倾注于纺织教育与科研。从助教到教授,从院长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从未忘记自己“纺织人”的初心,正如西安工程大学的评价:“一片丹心扎根西北,躬耕笃行矢志育人。”

## 纺织报国： 从军港纶到宇航服的科技丰碑

“人类对于纺织领域的探索是没有尽头的。纺织事业是要为人民服务,使国家富强,这值得我为之倾尽一生。”姚穆的一生,是为纺织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精通纺织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被称为“纺织百科全书”,是公认的“中国纺织材料大家”。

姚穆的科研生涯,始终与国家需求同频共振。20世纪60年代初,他率先

开展服装舒适性研究,制作人体各部位皮肤切片300余万张,建立服装舒适性理论体系,填补了国内空白,为极地服、宇航服、作战服等服装的设计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96年,他带领团队研发出化纤长丝“军港纶”,其独特的物理性能使军服兼具防护性与舒适性,仅两年便创造产值29亿元,应用于解放军、驻港澳部队及多个行业制服,成为我国纺织科技自主创新的里程碑,也让世界见证了中国纺织科技的锋芒。在非典肆虐的2003年,姚穆忧心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安危,带领团队紧急攻关,研发出可重复使用15次以上,病毒防护效率超99%的医用防护服,远高于国家标准。此外,他还参与“神五”“神六”宇航服研制,助力中国航天事业跻身世界前列。这些成就的背后,是他对“安得舒适布裘,天下百姓同享”信念的坚守,更是对“纺织报国”四字的毕生践行。

## 反哺桑梓： 科技创新助力百年大生转型升级

姚穆虽远离故土,却始终心系家乡纺织业的发展。2006年9月,他回到大生集团,以院士身份为企业“把脉问诊”。彼时的大生,正面临传统纺织业转型的阵痛。姚穆结合大生的发展实际,提出“以功能化、差异化面料突破市场瓶颈”的战略方向,并建议企业将高科技与传统工艺深度融合。在姚穆的推动下,大生集团开始探索高附加值面料的研发,将纺织材料学的前沿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2009年,姚穆在大生建立“江苏省企业院士工作站”,带领企业攻克技术难题,指导企业在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多次获得科技进步奖。这种“产学研”结合的模式,让百年大生焕发新生机,年科研开发项目30多个、新产品100多个、新产品产业化率60%以上,成为纺织科研的生力军。

在姚穆“敢为人先”精神的影响下,

## 姚穆院士(左)和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漆颖斌合影

大生集团勇当“智改数转网联”先行者。2014年启动建设国内首个全流程全国产设备数字化纺纱车间,姚穆心系项目建设,多次给予指导,并领衔专家组进行实地验收,2017年入选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2022年建成“十四五”国内第一个智慧纺纱工厂,2023年入选工信部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揭榜单位,为我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探索出一条全新路径。2024年实质性启动建设中国第一个碳中和智慧纺纱工厂,创新性地走好高端纺织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星辰陨落,风骨长存。这位从大生走出的纺织巨匠,用一生诠释了何谓“纺织报国,矢志育人”。他以无限的热忱和毅力,将毕生精力投入到纺织教学科研当中,全身心致力于中国纺织产业的发展,他在学术领域的建树以及对行业的责任担当和家国情怀,值得我们所有纺织人敬仰与学习。他的离世,是我国纺织界和教育界的巨大损失,但其学术遗产与精神风范,将继续引领行业迈向发展新阶段。大生集团作为纺织行业的一员,将铭记先生谆谆教诲,秉承其“从纺织大国迈向纺织强国”的宏愿,在纺织领域继续深耕,持续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为纺织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大生力量。

谨以此文,致敬姚穆院士不朽的人生!

## 江畔听潮

# 我爱南通话(二十三)

□陶国良

## 通东甲地何其多

我市通东地区为江海门户,是江海共同作用下的一块新生的土地。通东地区土地平坦肥沃,气候温和,农产品相当丰富,尤其是海产品种类繁多,质量上乘。

通东以“甲”为地名众多,且以序数排列,如头甲海、二甲镇、三甲居、四甲坝、五甲苴、六甲乡、七甲灶、八甲校、九甲窰等。有些地方为防止叫法混淆,还派出南三甲北三甲,东五甲西五甲的说法。

通东地区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带“甲”字的地名呢?这还要从历史源头说起。最早来通东的移民为解决生计,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兼顾打猎和大海捞鱼捉虾。清代初期,海边盐业兴起,陆续建有吕四、余西、余东等大盐场,相当一部分青壮年到盐场以制盐谋生。海盐主要有两种生产方法。一种是比较粗放的方法叫晒盐。就是把海水引进事先修整好的盐池,依靠阳光暴晒水分蒸发而取得粗盐。这种盐色黄粒粗,制盐工艺较简单,成本也较低。另一种方法叫煎盐,也叫煮盐。就是把已经浓缩的卤水放在大甴子锅里烧煎,待水分蒸发而得到细盐。这种盐色白粒细,工艺较为复杂,成本较高。吕四场产的煎盐有一段时期成为朝廷的贡品。吕四场把参与煎盐的工人称为“煎丁”。清顺治五年(1648)的盐法规定,十个煎丁编为一甲,每个甲还编一至十的序数。其他盐丁以“总”的序数排列。从此以后,“甲”就成为盐场内的管理机构名称。这种盐场内部的管理方式与宋代以后封建时代农村管理的保甲制度如出一辙。

“甲”的普通话读音为jiǎ,通东地区为什么读若阴入调的呢呢?我们知道,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音节是由声母韵母和声调组成的。古代中原地区汉语声母只有哥可喝,而没有基欺希。明代以后,由于受到北方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一部分基声母字就从哥声母中分离出来,“甲”就是其中的一个。类似的还有把“家”说成“瓜”,把“拣”说若“干”,把“教”说成“告”等。

# 老街人看戏

□田耀东

在老街上看戏,大致分为看牵线木头人戏、人做戏、跑马戏、电影戏……且不说这个分法是否合理,反正老街的老人这么说。说书不算做戏,虽然也又说又唱的,有时还舞起来;但老街人只说听唱书去,没有人说是看戏去。听书比看戏雅致,但总是站听的多,连门外都站满了人。开书场的薛姨向坐着喝茶听书的有钱人收钱时,站听的就一窝蜂地退出书场。门外听书人身上已落了厚厚一层雪。

早先的牵线木头人戏艺人就挑着一副担子,在老街的热闹处靠着墙盲歇下来,全副“生财”撑开就似一顶老旧的花轿,泥渍斑斑。三尺见方的“舞台”对着看戏人,艺人就坐在帷幕后,躬腰曲背像照相师躲在黑布里,双脚敲锣打鼓,双手拿着牵线木偶。小人人跟头竖脚子,举手投足,摇头晃脑;间或刀枪棍棒,大打出手,忽然又腾云驾雾地飞走了。舞台上刀枪的铿锵声,呼呼的风声,额角头相碰发出的咚咚响,尽在一霎间淋漓尽致。打了一阵又慢慢地唱了,两个小人儿作揖打躬,递眉送眼暗送秋波,掩面拂袖脉脉含情,搂接抱抱难分难舍。唱的是男女双音,莺啼猿噪,抑扬顿挫、似天籁又似鬼哭。儿童睁着亮晶晶的眼睛,疑惑地钻进墙看其后面去偷看,窥见仅一顶顶老头而已。戏毕收了几个小钱,一副担子,寂然而去。看看天上,月亮还是那颗月亮,刚才天仙般的白膏精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跑马戏一来就热闹了。圈那么大的—块场子,场边上青菜还剩下十几棵。四面用篷布围起来,搭那么高的架子,说是空中飞人,还要三上吊。那么壮的一匹马从老街上得得地遛过,马屁股滚瓜圆,马尾像小三姐的辫子,马背上还驮着抓腮挖耳的猴子,眼睛滴溜溜像贼眼。还有小脚伶仃的羊,脖子上系着红绸子,使人想起乡下的谜语——小脚白面孔,跑路种黑豆。这只马戏羊一路上都没见它吃过什么东西,也不知它吃了些什么东西。那么粗长的一条花蛇,就扛在耍蛇人的肩膀上,蛇信子簌簌地舔着耍蛇人的眼睛,有毒吗。那个大汉过来了,双手的铜护腕半尺

阔,你看那胸背多厚实,那步子像夯屋基,走一步,地皮都在跳,他娘子是什么人呢。你看那些姑娘们,灵巧得吹口气都能飞起来,眼睛像星星,想来就是空中飞人了。看!刀枪都挑着过来了,全是梁山上用过的,你看那红缨子上还有脏兮兮的血迹。那不是鲁智深的伏魔禅杖吗,真想掂一掂。

1954年,镇上十个商人集资建了“戏院”——芦菲顶、黑泥地面、竹片长条凳。泥垒的舞台铺上木板很坚固;紫红大幕,汽油灯丝丝地响,手画的布景,像真的一样。

做戏多是来自越剧团和锡剧团,海门山歌剧团也来过,从没京剧团光顾过。演的是吴侬软语,唧唧呀呀,乡下就好这一口。节目有梁祝,白蛇传,唐伯虎点秋香,后来才刺刀步枪。在舞台上俯伏射击时,身上沾满灰。不管是什么戏班子演出,老街都空巷。晚上看戏,白天看艺术家们吃饭逛街,身后总跟着一群孩子。戏班走后,男女还是捏着嗓子,翘着兰花指唱——十八相送情切切,谁知一别在楼台……有人头发白了还在唱,手机录了音,昏昏欲睡醉在其中。远看,皱纹满面的脸上泛起红云。

黑白电影也在戏园里放。八分钱一张票,两个大人免费带一个小孩子,牵着抱着。稍不留神,一个半大小子就从“闸”票人胳膊窝里钻进去了,急得守门人跺脚喊:抓住他!有硬汉挺胸昂首过,有“面子”的人笑嘻嘻地过门,守门人还要摆出笑脸来迎送。

有大胆者,将戏园的围墙砖拆个大洞,过洞就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没有票根,没有位置,你知道我是谁?投资者的宅门通着戏园,纵然板着脸,邻里熟人还是从后门里进去了——孔乙己窃书都不算偷,何况爱看电影乎,邻里乡亲的。

春节期间便白天黑夜地连放三场,门窗罩上厚重的黑布,票价从八分升到一角,座位挤着挨着,外面在落雪,里面热烘烘的——甜酸苦辣,各种味道都有。小孩抱在手里,坐在膝盖上,过道弄堂里带张长板凳,无座位的就站着,伸着很长很瘦的脖子,青筋爆绽。小孩子骑在父亲的肩

膀上,五百人的座位挤两千多人看戏。

电影放到下半场,守门人就大开戏院门——做了好人又吊了胃口。眼巴巴等候在门外听声音的大人小孩一拥而进,去看戏尾巴。大人站在窗子后,小孩从人缝里钻进去、攀爬在窗台上。大人都友好而宽厚,又腿让其从裤膛里向前拱去了。

散“戏”总是一涌而出的。谁的鞋子踏掉了,明天再来找——怎么弯得下腰呢,后人顶着前人的背。

十年里,戏院演出更多了。今天放战斗片,明天学生来做戏。那么多潇洒英姿的年轻人,个个红扑扑的脸,草绿的军衣红袖章,在舞台上跳呀蹦呀。稚嫩的双掌擎得起山峦,单薄的肩膀扛得动江河,跺一跺脚,天地动;攀登在人肩上的姑娘能摘得下银河里的星月,没有马戏团的铁架子也能表演三上吊——从那么高就倒挂下来。舞台忽然被翻坏了一块板,扬起的尘土朝看戏人脖子扑过来。笛子、胡琴、板胡、扬琴,草原上马头琴悠扬。滴滴答答的冲锋号,把看戏人心都吹醉了。跳到深夜仍热血沸腾,余音袅袅,不收票、不要钱。

至今的歌声还在唱——青春的岁月像条河……流到戏院,献给舞台。那些年,老街人天天在免费看大戏。

忽然,家家户户都竖起了毛竹的天线,阳光下铝铜明晃晃的一片。最先还几十家围着一台电视机收看,后来的舞台就搬到家里去了。当年钻裤窿,爬老槐树的臭小子坐在沙发上对着电视机看戏。机构改革,看戏的戏院变成了卖沙发的商场。

手机人手一只后,看戏变成看手了。群里通知看乘凉晚会,大姐大娘们跳呀蹦呀,扇子舞成了孔雀开屏。粗肥的腰臂绿翠袖,白粉涂抹人回春,琴声悠扬心激荡,仿佛又回到了青春的岁月——社戏、故乡、远方……

## 习俗杂谈

## 濠滨射虎

## 南通谜人作品评析(七)

“此花开后更无花”(已故戏剧导演) 焦菊隐

作者:潘建国 评析:王永钰

菊花一般既不华丽,也不名贵,但其傲霜抗寒的坚贞、高洁的品格却备受人们赞赏。从古至今,吟诵菊花的名句不胜枚举。如:唐诗人元稹《菊花》诗“秋从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作者采用该诗最后一句作谜面,以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已故著名导演焦菊隐为底,扣合自然、贴切。菊花在百花中是最晚凋谢的,谜底中一个“焦”字,将爱花者因菊花谢尽(隐没)后便无花景可赏而产生的惆怅、忧虑心情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不由使人浮想联翩、思绪万千。此谜清新典雅、朴实无华,潘老先生制谜功底令人折服。(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

## 通谚撷趣

# 三分帮人真帮人

三分帮人真帮人,七分帮人帮煞人:帮助别人要适可而止,不要僭越。

催工不催饭:根据南通风俗,可以催别人快点工作,不可以催别人快点吃饭。

三个则头望里拉,两个则头往外报:则头就是手指,报就是推。半推半就,不诚心待客。

一家不知一家,和尚不知道家:各有各的难处,别人未必知晓。

针头大的缝,簪篮大的风:簪篮是一种扁圆形竹制盛器。冬天寒冷,住处墙壁和门窗上很小的缝隙也会透进来很大的冷风,所以一定要封死封严。(摘自数小平《南通方言考》)

## 丝路花语

# 孝女蔡蕙

□黄俊生

耕茶串场河外范公堤下,有用二十八块石头垒成的石牌坊,名曰“孝女坊”。石坊历经几百年的风吹雨打与霜蚀日晒,不曾有丝毫的倾斜、错位与裂缝。这条河开凿于南唐至北宋初年之间(937—960),通过这条河,耕茶产的盐运往泰州、扬州,通过京杭大运河运达京城和各地,故而,耕茶便有“苏东古盐都,运河入海口”之谓。晚清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左宗棠曾坐船从海安出发,顺流而下,到耕茶勘察范公堤,拨款修堤。千余年来,串场河日夜奔流,樯帆悠然而过,源源不断运出白花花的淮盐。一条宽宽的路,从孝女坊下经过,通往耕茶。这座石坊,记录着一个“缢蔡复生”的故事。

缢蔡是西汉名医淳于意的幼女,汉文帝十三年(前167)时,淳于意为齐太仓令,不慎犯罪,当处残酷的肉刑。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最小的女儿缢蔡随父亲前往长安,上书皇帝,自愿以身为官婢,来赎父亲的肉刑,换取父亲自新的机会。文帝怜悯其孝心,遂下令免去残酷的肉刑,淳于意也因此得以赦免,缢蔡成为后世赞美的孝女。

耕茶“孝女坊”女主人公叫蔡蕙。其父蔡孕琦是康熙年间的读书人,生性豪爽、耿直,凡看不惯的事,则喜直言,眼里容不得沙粒,因而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得罪了耕茶场的土豪缪器。缪器串通他人,捏造十九条罪状,将蔡孕琦告至江苏按察司,按察司也没清代审讯,按光棍罪将蔡孕琦收监,判死刑,待秋审后问斩。在清代,光棍也称恶棍,即指流氓、地痞之类的犯罪分子,罪大恶极。大清戒律规定:光棍犯罪,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绞监候。无论是立即执行,还是缓期执行,清代的地痞流氓逃不脱一个死字。蔡孕琦摊上如此冤屈,虽然坚持无罪,却也只能在狱中等待。

蔡孕琦与淳于意一样,膝下无子,只有五个女儿。蔡蕙乃长女,她杜绝了一切嗜好,去掉一切贵重的服饰,睡觉不脱衣服,严寒不生火炉,发誓要为父亲申冤。康熙二十七年(1688)冬,蔡蕙打听到康熙皇帝次年正月下江南视察河道水利,将“亲幸淮扬”,于是,她决心效仿缢蔡救父的故事,告御状救父。

蔡蕙偷偷买了一条船,瞒过土豪缪器,赶到扬州,不料康熙离开扬州去了常州,蔡蕙连夜渡江赶到常州,可康熙又离开常州去了无锡,追到无锡的蔡蕙,终于在江南蒙蒙春雨中等到康熙龙船,跪于河岸,嚎啕大哭。凄惨的哭声引起康熙注意,吩咐蔡蕙近前呈上御状。最终,在康熙皇帝的过问下,蔡孕琦得以昭雪出狱,与家人团聚。乡邻都很惊奇,一个柔弱小女子,居然冒着极大风险替父告御状,赢了官司,都赞她是“缢蔡复生”。可复生的“缢蔡”却因过度劳累,在出嫁后第二年便早逝。闻知讯息的康熙皇帝下诏在泰州建孝女祠,泰州知州柯荣庚亲撰祭文,极赞蔡蕙“至孝极天,精诚贯日,祈祷救父”的孝道。《清史稿》亦将之收入列传之“列女篇”。耕茶乡人亦垒石为坊,纪念孝女。《海陵竹枝词》中有诗咏曰:

父冤昭雪家能谈,生女由来胜似男。  
请看西桥南畔路,蔡家小姐有高庵。  
《南通传》连载 第十二章 一柱楼案:历史衣襟上的斑斑泪痕



惊蛰 雷响醒蛇蛇,癞地田鸡鸣山歌,春田号声合。  
周俭如绘